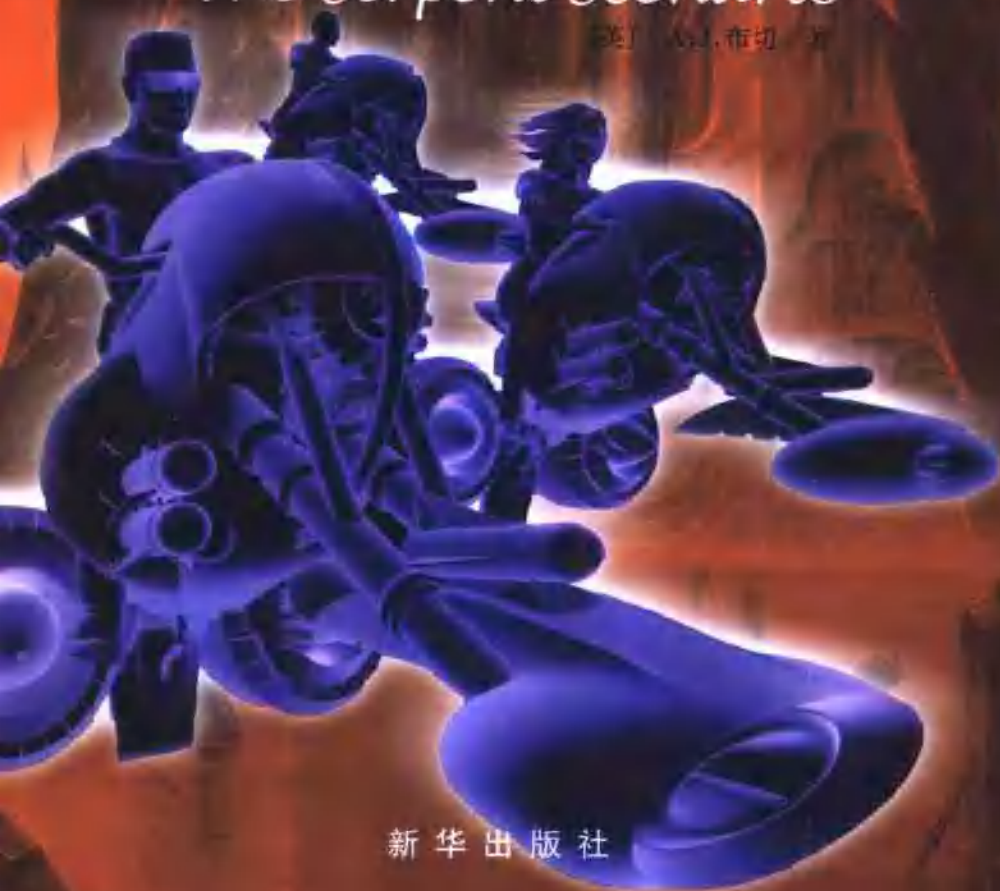


S 少年特工队之3 SPYHIGH

毒蛇关

The Serpent Scenario

（美）A.J.布切 著



新华出版社

S 少年特工队之③ SPYHIGH

毒蛇关

The Serpent Scenario

[英] A.J.布切 著
詹颂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蛇关 / (英) 布切著; 詹颂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6

(少年特工队: 3)

ISBN 7-5011-6713-3

I. 毒… II. ①布…②詹…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9970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03-7347 号

Spyhigh – The Serpent Scenario

A. J. Butcher

Copyright © 2003 by Atom Books

中文版专有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少年特工队之③: 毒蛇关

[英] A. J. 布切 著

詹颂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www.xinhapub.com>

中国新闻书店: (010) 630720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振宏福利印刷厂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50千字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713-3/1·419 定价: 16.00元



月亮就要下山了。

它低低地悬挂在夜空中，就像病人苍白的脸，它好像已经没有力量阻止自己落下。与其说这月亮闪着微光，还不如说它摇曳不定，就像是一个需要更换的老化的灯泡。当然，它与真实的月光相差不是太远。悬挂在洛杉矶地下城的月亮完全是人造的。

人造天体是从前城市中一位要人的构想，起初，人们以为它可以作为预防犯罪的措施。如今，地下城已经沦为非法与恐怖活动的场所。好人正在往外搬，坏人正在搬进来。人们本来是把悬挂着的月亮预想为希望的航标，它是一个醒目的暗示，标志着富足而有权力的地上城的市民们没有忘记比自己不幸的地下城同胞。月亮的光辉应该可以驱走黑暗，确保街道的安全。这颗星球把一颗仁慈的眼睛投射到所有人身上，在它表层的下边，还将安装很多摄像机。

只是钱被用完了。市长丢了官。连一个镜头也没有安装起来。维护月亮的预算已经被榨干了，榨得一干二净。

月亮就要落下了，但是看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地下城正处在相当糟糕的状态中。

至少，在这个姑娘眼里就是这样的。这些街道她不太熟悉，这些人行道从前奔涌着人群，那时她还小，她总是微笑着，而现在，这些地方漆黑、阴冷、空旷。是啊，天色已晚，过了午夜，但是这个姑娘可以感觉到空气中被遗弃的味道，还有衰亡和绝望的味道，就像是即将腐烂的食物。

在这个沉寂的墓穴中，她还感觉到了身后的脚步，跟着她的脚步。有三个人，努力蹑手蹑脚地行动着，但是人行道上的脚步声却很重。男人。追逐者。

姑娘眯起她明亮的翡翠般的绿眼睛。她不相信他们是想找她问路。

好像是害怕下面可能发生的事，月亮变得黯淡了，昏黄得就像是黄疸病人的脸。

姑娘听到那脚步声加快了速度。她没有往四周看。她马上就能看到他们的面孔了。

月亮暂时振作了一下精神，它的光芒突然绽放了一下，白色的，不杂纤尘。然后“咔嚓”一声。这是电子的叹息声，电力耗尽了。月亮就像蜡烛被吹熄了一样。这是



真正的夜。

姑娘停住了脚步。她的追逐者却没有停。

“嗨，妞儿！”

姑娘放下她的包。她觉得自己可能需要把双手腾出来。

“你们是在跟我说话吗？”她现在看到他们了，他们赶上了她，大摇大摆地围住了她，欣赏着她柔嫩的手指，和她像夜一样浓黑的头发的曲线。这几个路匪可以组成一个联合国：一个黑人；一个白人，长满痤疮；还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华人，在三个人中个子最高。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是啊，天这么晚了，看起来，你应该盖好被子在床上睡觉。”

“你不知道这些街道很危险吗？”

“是这样吗？谢谢你们告诉我。我会记住的。”

“那你怎么表示感谢呢？”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队形，一人在前，一人在后，还有一个人在她的右边，切断了所有的逃跑路线。她的左边是墙壁。

“你的包，妞儿。我们想要你的包。”听他的语气，现在是在威胁了。他们的肌肉绷紧了。

“还有这里的所有其他东西。”

“所有别的东西！”

“哦，”姑娘说，“那你们最好是过来拿呀。”

那个华人小伙子还没来得及退回去，她就把他撂倒了——一个闪电式的空手道砍劈。黑人小伙子在她身后，她熟练地判断他的体重，然后据此决定踢出的力量。那个白人小伙子睁大了双眼，他去找了把刀子。姑娘向他发起了进攻。一扭，一拉。胳膊脱臼了，就是有把刀子也没有用了。

想攻击她的人在地下呻吟着，姑娘摆出了自卫的姿势。不过，她知道她不需要这样做了。她是对的。

“你是谁，妞儿？”几位路匪摸索着站了起来，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你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像你这样的人。”他们跌跌撞撞地退到大街上，突然步履蹒跚地跑开了。“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不属于。”他们最后的叫喊声，比起他们在身体上可以对姑娘造成的伤害要让她更加痛苦。

因为她是属于这儿的。就是这个地方。

就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月亮嘀嘀嗒嗒地重又开始放出光芒，姑娘盯着她身旁的那座公寓楼，她像猫一样的绿眼睛里充满泪水。她是属于这儿的。

詹妮弗·陈回家了。

第十三课是《在旅馆中》。它也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



的旅馆。他们在明亮的有斑纹的天篷下露天吃饭，看着对面引人注目的风景——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和巴洛克式的华丽建筑。迷人而专注的服务生穿着黑色马甲，打着蝴蝶结领带，他们端着堆得高高的银盘，银盘里盛满食物和冰着香槟酒瓶的小桶，去献给快乐的顾客。旅馆的位置在哪儿？埃迪觉得最有可能是巴尔干山脉的某个地方。

“哦，凯利，”他说，“克罗地亚语‘把五香熏牛肉放在黑麦上’怎么说？还有，‘在我的煎肉上放上足够的黑胡椒粉’呢？”埃迪古怪地抓着凌乱的红发。

“哦，埃迪，你说就是了，”凯利·克罗斯叹了口气，“你知道你的巴别芯片会把你说出的所有话都译成适当的语言。服务生对我们说的话也是这样。哦，埃得。我想，他们在植入芯片的时候把你的大脑取掉了。”

“他们从未发现大脑，是吗，埃迪？”罗瑞·安吉尔说，“不过没关系。我们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哦，我应该怎样点菜？”她把金色的长发掠到耳后，闪闪发光的蓝眼睛盯着菜单。

“罗瑞，”本·斯坦顿抱怨道，“吃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进行侦察。我们应该在这里遇到我们的联络人——”本盯着显示出罗马数字的钟表，它高悬在房子另一面的墙上，在一个敞开的窗户上方，“他已经晚了。”

“这是一种性别歧视的姿态，本，”埃迪指出，“我们

的联络人可能是一个女的她。”

“谁会在意呢？”杰埃克·凯利喃喃地说，他靠在椅子上，“要是他或她不像你们一样被准时这个问题困住，谁会在意呢？队长先生。”

“我会在意的，”本生气地宣称，“你们也应该在意。我们都应该在意。‘万丈之堤，溃于蚁穴’，我们多少次听说过这句话了？”

“你是对的，本，”罗瑞安慰道，“我们需要警惕。杰埃克明白这一点。”她的双眼试图劝说杰埃克道歉，但是杰埃克防范地抱着双臂，似乎是忘了让步。她知道真正让他不安的是什么。他们五个人围坐在桌旁，而这里本来应该有六个人。

本若有所思地将他的目光转回到那个钟表上。“那扇窗户，”他琢磨着，“为什么开着？”

“我拿不准他们是不是听说过这些地区的空调，本，”凯利说，“他们在那样看着我，他们可能也没有听说过非洲裔美国人。要么可能就是我多心了。”为了表示强调，她晃了晃头上的珠状“骇人”长发辮。

“不，它是整个那边街上惟一开着的一扇窗户。”其他人发现，本是正确的。“而且，它凑巧正对着我们。”本皱起了眉头，“有什么事不对。”

“你可以再这样说一次，”当几个服务生走近时，埃迪



这样评论道，所有服务生都端着盖上盖子的托盘，“我们甚至还没有点菜，他们却在给我们上菜。克罗地亚语‘抱歉，你们上错桌子了’怎么说？”

“我感觉他们没错。”本紧张起来，警告的话还在他嘴中。

他没有时间把它们吐出来了。就在这时，服务生极不在行地放下了他们的托盘。不是他们拿不住了，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服务生。他们真正的专业更具有毁灭性效果。盖着盖子的盘子里盛的，不是食物，而是武器。

他们首先冲埃迪射击，埃迪和他的椅子一起向后倒去，几乎有些滑稽。杰埃克和凯利扑到桌子底下寻求掩护。本和罗瑞采取了更具进攻性的行动，他们举起椅子，先是把它当成盾牌，随后把它当成了短棒。杰埃克和凯利努力搬起桌子仿效他们的行动，他们把桌子颠倒过来，向进攻者撞去。从道理上说，这是个好主意，但是这样做却将他们的背部暴露给了敌人。激光栓向凯利冲来。杰埃克转过身，往下看着一杆电击炮的炮筒。“杰埃克，走开！”他没有这样做。那个服务生击中了他。

“罗瑞，我们走。快！”本抓起他的椅子向两个刺客猛掷过去。第三个刺客正在同罗瑞战斗，他一只手在抵挡她的椅子，另一只手努力去瞄准锯短了的脉冲枪。本抓住了他们扔掉的一只托盘，像掷飞盘一样把它甩了出去。它差

点把那个服务生的头削掉。

罗瑞转向本。她在微笑。街道的另一边有枪弹的噼啪声。然后，她不笑了。

“罗瑞！”本的目光扫向敞开着的窗户。现在他知道了，为什么它先前看上去那么古怪——狙击手没法隔着玻璃射击。只有这一次，本没有因为证明自己正确而感到快乐。因为这种感觉持续不了多久。他看到第二道闪光从窗户那里过来了，他知道，它的速度比起它发出的声音的速度要快一些。

灯光全部熄灭了。

“开灯。”高级导师格兰特说。邦德队员们弓腰驼背愁眉苦脸地呆在他的书房里，他注视着他们惭愧的样子，“你们反复观看，可是一点进步也没有，是吧？谁有什么要说的吗？”

“要是那些服务生正等着要小费，怕是没门儿了。”

“说些有意义的话吧，埃迪，”显然不是如此，“因为我没法相信，我刚刚目睹的在间谍技术课上惨败的，与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赢得名侦探盾牌的是同一个团队。”

“我们并不相同，先生。”杰埃克痛苦地说，“我们把詹妮弗丢了。”他像弹簧一样弓背坐着，他强健的身体处于紧张状态，在他乱蓬蓬的黑发掩盖下，一双黑色的眼睛



熠熠闪光。

“当然。当然。”格兰特叹口气，双手掠过头发。这是他先前就想到了的，“我非常清楚詹妮弗的——”他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自己的用词：“缺席。但是你们因为这件事影响到了自己的行动，而在我们的工作方式中，你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詹妮弗是我们的队友，先生。”杰埃克在反对格兰特的说法，而其他人都退缩了，本尤其如此，“不只是这一点。她还是我们的朋友。”而且，对于我来说还不只是这一点，他想到——也许是曾经如此。“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她呢？你怎么可以忘记一个你关心的人？”

“纪律，杰埃克，”格兰特坚定地说，不过他的语气不是完全没有同情，“注意力，训练。你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你打算还呆在德弗洛克斯学院，你就得把你的个人情感置之度外——无论这是些什么样的情感。这是为了我们事业的需要。使命高于一切。为了成为一位成功的特工人员，你必须全身心投入。”

“我觉得，先生，”罗瑞认为自己应该站在杰埃克的立场上说说话，“杰埃克的意思是说，是由于变化无常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不知道詹妮弗突然离去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我们还不知道，找到她的时候，她会发生什么事，同时，我们又会发生什么事。”

“罗瑞是对的，先生，”凯利同意罗瑞的话，“会给我们派来一位新队员呢，还是允许詹妮弗回来？”

“不可能允许她回来，是吧，先生？”本问道，杰埃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未经允许离开学校，我是说，私自溜出去，我觉得我们非常清楚针对这些行为的条款：洗脑，开除。”

罗瑞看到杰埃克握紧了拳头。本是正确的，可是她希望他不曾如此急切地说出这些话。她还希望詹妮弗不曾引起这样的情况发生。

“从原则上说，这些条款是很清楚的，”格兰特承认，“洗脑，开除。不过有关这些条款的事，本，即使是间谍学校的规章制度，也总有可能出现例外。哦，我不是说詹妮弗事件是一个例外。你们已经知道一些情况，我没法告诉你们更多的事。德弗洛克斯先生已经对形势进行过评估，他会决定适时地采取些什么行动。”

“可是……”杰埃克对格兰特的话并不感到满意。

“这件事超出了你们的控制，邦德队员，也超出了我的控制。”格兰特遗憾地摇摇头，“詹妮弗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后果，这是必然的，不过，它不应该让你们分心。如果出现更多像今天这样的灾难，德弗洛克斯先生可能要开始怀疑，是不是又有五位成员要洗脑了。想想吧。”

不需要告诫邦德队员了。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姑



娘们的房间，把自己全都关在屋子里，这些话像铅锤一样重重地压在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人坐詹妮弗的床。甚至没有人靠近她的床。没有人碰它，没有人用它，它就像是圣物一样。

但是，杰埃克的双眼盯着它。除了床单动过，在詹妮弗失踪的一个星期中，没有人碰任何东西，然而，有什么东西不见了，杰埃克感觉到，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他可以想起那是什么东西，他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斯坦顿走来走去，令人生厌地向可能在听着他说话的人唠叨着他们的前景。杰埃克没有听他的。斯坦顿从来没有喜欢过詹妮弗，完全没有。他忍受了她，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团队里，不过他只是以他傲慢自大的金发碧眼富小子惯常的方式向她屈尊降贵。詹妮弗一直都太善变，本把握不了她。不过，难道他，杰埃克，对她的了解能多一些吗？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要突然消失，甚至连再见都不说一句呢？

她的离去本身就是一个说明。她留下的字条不是给他的，而是给凯利和罗瑞的。杰埃克记住了其中的每一个字。

亲爱的凯利和罗瑞，非常抱歉我不得不这样离开，但是有一天也许你们将会理解。有点事我不得不去做。我知道，这件事是我必须去做的，现在是时候了。不要把我的

情况想得太糟。他们会让另一个人来顶替我的位置。我并不重要。代我向其他人说再见。向杰埃克说再见。告诉他，对不起。告诉他，忘了我，向前看。你们都有一个未来。而我只有过去。祝你们好运。詹。

詹妮弗的过去。她像死人一样严守着的过去。杰埃克对她来间谍学校之前的生活一无所知，除了她弟弟和她父母的长相，在那张照片里保留着的，照片一直放在她的床头桌上。

那张照片没有了。不见的就是这个东西。突然，杰埃克明白了。

“你怎么样，戴利？”本还在吹毛求疵。“你就那么站着，邀请刺客来挑选他的场所，好像他们不可能打扰得了你。”

“不可能打扰得了我。说得好，”杰埃克说，“我脑子里有比玩间谍游戏更加重要的事。比如找到詹妮弗。而且，我想我知道我们应该上哪儿去找她了。”其他人都把脸转向杰埃克，“她带走了她的那张全家福。因为她在信上说到了过去，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她回家了。无论詹妮弗的家在哪里，她是回家了。”

“即使你是正确的，杰埃克，这也没有什么用处。”罗瑞指出，“我们没有人知道詹妮弗的家现在在哪里。”



“但是我们能找出来。我们可以访问她的个人档案。”

“哦，不，”本语无伦次地说，“连去都别往那里去，戴利。学生档案是保密的。除了德弗洛克斯和格兰特，其他所有人都禁止访问。这是规定。”

杰埃克不怀好意地咧嘴笑笑，“格兰特刚才是怎么说的？‘也总有可能出现意外’？谁赞成我这样做？”

走廊似乎比从前狭窄了。它们当然更暗了，不过，詹妮弗从来不曾惧怕黑暗。这座楼里像是没有电，不过也许她不应该感到奇怪。这里看来也没有任何房客。一切都不见了。一切都离开了。也许一切都死去了。墙壁上刮下了难看的文字。

她登上楼梯，上了二楼，她缓缓地，小心翼翼地走着。她曾经站在这个楼梯上，与基姆喋喋不休地聊着。她们玩着她们的洋娃娃，想着自己长成大姑娘的时候应该嫁给谁。现在没有人愿意坐在这个楼梯上了。四处都是污秽不堪。

在楼梯平台上，詹妮弗转向左边。走过柯尔纳夫人住过的那套公寓，在这里住过的还有她古老的收音机，以及甚至是更加古老的猫。走过那对年轻夫妇住过的公寓，中午的时候，时常会听到他们弄出些古怪的声音，妈妈总是说：“真是恶心。有些人恬不知耻。”这些声音现在当然可

以听得见。这套公寓现在没有门了。

在那里，在这个走廊的尽头，二十号公寓。詹妮弗的家。“是啊，我知道这是个大数字，詹妮弗，不过你能记住的，因为，要是你把手指和脚趾都数完，就是二十了。”门还在铰链上，不过锁裂开了。也许来过小偷。或者有人擅自搬进来住过。如果愿意，她可以进去。不需要敲门。如果他们听到爸爸的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那会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这说明爸爸下班回家了，詹妮弗和她的小弟弟尚会跑过去迎接他，他会毫不费力地把他们举得高高的，因为他是那么强壮，那么富有生气……

但是那是那时候的事了，不是现在。

詹妮弗让自己坚强一些，过去的情感从她的体内喷涌出来，几乎要把她淹没。她把颤抖的手按在门上。把门推开。

“我进去了！”凯利非常高兴。

“小声点，凯尔，”杰埃克劝她，“我们不希望有任何中断。”

“不，我认为是你不希望这样。”本嘲弄地说着，强调着对方。对于他的队友们正在做的事，他已经强调过了他的不快，当他们围在电脑屏幕旁的时候，他站得离他们远远的。他几乎不相信凯利能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攻入间谍